

# 华府拜见陈香梅

□钱汉东

初夏的华盛顿，蓝天白云，艳阳高照，鲜花锦簇，姹紫嫣红。我们应邀来到华府著名的水门大厦，拜见杰出的华裔领袖陈香梅女士，祝贺她91岁生日。

来到水门大厦，就听到喷水池“哗哗”的流水声，大厦为环型建筑群，楼层不算高，呈椭圆形，错落有致，通透感很强，与沪上的华亭宾馆颇为相像，方明白早年陈香梅来沪为何总爱入住华亭宾馆。

陈宅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精美的《壮志凌云》巨画，是抗战时期中国画家赠送给飞虎队司令陈纳德将军的，极其珍贵。在宽敞的客厅坐下，环顾四周，正面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柜子，里面陈列着不少来自祖国各地的精美工艺品，如龙泉青瓷瓶、唐三彩骏马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可见她对祖国的挚爱之情。右侧墙上悬挂着的大幅油画，特别引人注目，油画上的陈纳德将军目光炯炯，神采焕发。不一会，陈香梅身着红牡丹上衣，手拄藜杖，笑盈盈地向我们缓缓走来。我赶紧起身相迎，她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连声道：欢迎钱先生。去年秋天，我曾在沪上拜访过陈香梅，与那天相比，陈香梅略微瘦了一些，但精神气色却好很多，这让我喜出望外。

坐下后，陈香梅说，她在华府饱尝艰辛和磨难，什么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见得多了。陈纳德将军去世后，她的办公室立马被换，搬到了一间狭小阴暗的房间。美国是一个最现实、稍欠人情味的国度。那时，她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只身闯荡华府，从乔治城大学语言系翻译员做起，白天翻译研究，晚上教中文，选修英文演讲，一步一个脚印，在白人一统天下的世界里，以华人女性特有的聪明、勤奋、坚韧，努力打拼，终于一点点为世

人所接纳。1962年肯尼迪总统亲自任命她为难民救济总署主席，成为第一位在华府出任高官的中国人。从此开始，她步入政界，成为自肯尼迪以后的八位美国总统的朋友和高级顾问，多次出任总统特使，穿梭于中美之间、海峡两岸，赢得了极大的声望。

来到水门大厦，自然会联想到导致尼克松总统下台的“水门事件”。以前，陈香梅曾对我谈及此事，她说，事情发生在一幢办公楼的五楼，那里是当年美国民主党总部办公室。1972年6月17日，总统竞选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美国共和党和五人偷偷摸摸地钻进美国民主党水门大厦总部安装窃听器，还偷拍民主党机密文件，被当场抓住。五人中领头的是共和党尼克松竞选班子的首席安全顾问。美国民众不怪尼克松是否直接或间接牵连，而怪尼克松事后的各项掩饰，结果尼克松落得被迫辞职的悲剧下场。这件事实在太可笑、太幼稚，而且令人费解。权力与财力的滥用，真是后患无穷。

陈香梅的女儿陈美丽告诉我，妈妈年事已高，她的不少亲友都先后离世，现在真有点寂寞和孤独，过去喜欢打桥牌，如今要找合适的搭档也非常困难。但她生活很有规律，每天坚持在房间里来回走动，锻炼身体。每周两次由保健医生指导她做运动操，帮助她恢复腿部功能。每周准时去理发室做头发，去教堂做礼拜，偶尔还会去中国饭店用餐，以解乡思之愁。最可贵的是，妈妈至今保持阅读的习惯。说着，陈美丽从卧室里拿来了《陈香梅回忆录》，她说，妈妈现在最爱看自己写的书，常常会沉浸在思念之中。女儿的这句话惹笑了陈香梅，“这是对老友及昔日苦难生活的回忆。”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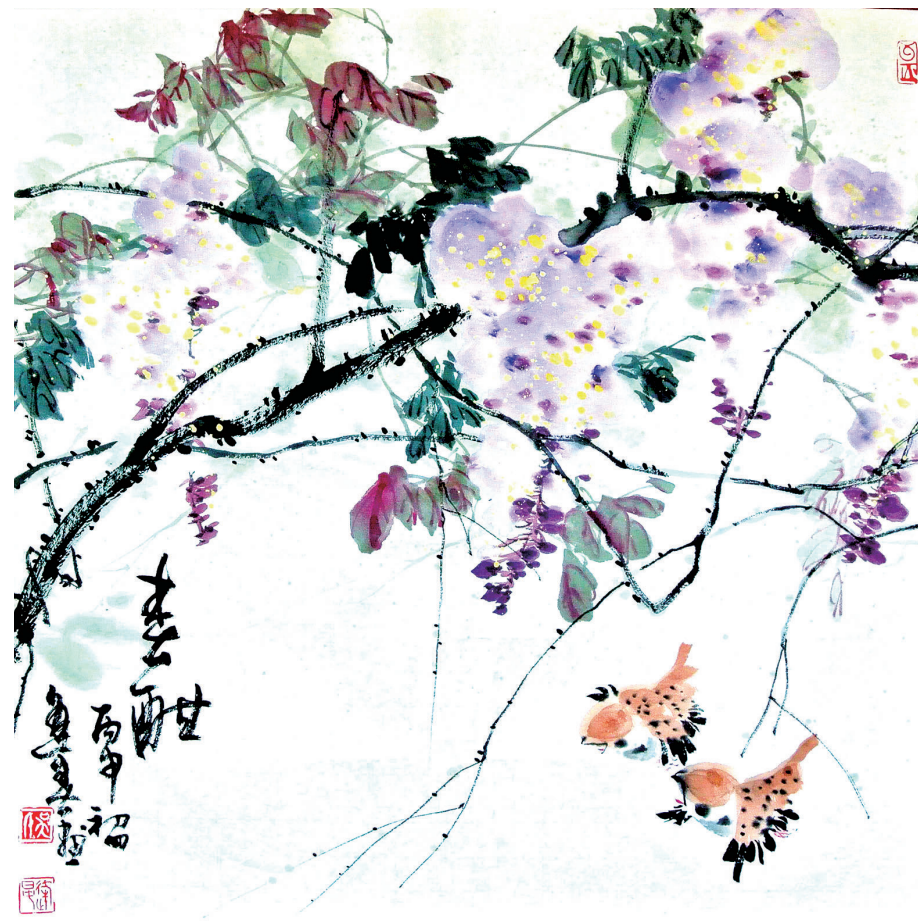
香梅深情地说。

是的，陈香梅有着品不完写不尽的丰富人生啊！与陈纳德将军的爱情，做美国总统的高级顾问，搭建中美之间、海峡两岸沟通的桥梁……陈香梅始终自视为文人，一生笔耕不辍，共出版散文集《遥远的梦》，小说集《寸草心》，长篇小说《谜》，回忆录《留云借月》，英文版自传《一千个春天》《一个女人安娜的道路》和《春秋岁月》等多种著作，有的书翻译成十多种语言，有的书重印二十余版次，这些都是值得她一辈子反复咀嚼且回味无穷的。

我向陈香梅赠送了刻有“名标青史”的紫砂壶和大红“寿”字书法作品，凝视着“寿”字，陈香梅和大家一起唱起生日歌。一曲终了，热情犹在，陈香梅又与大家高歌一曲《掌声响起》。

在华府与陈香梅聊叙，不知不觉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告辞时，坐在软沙发里的陈香梅站起来颇为费劲，她现在很少坐这种软沙发。同行的诸暨老乡戚艺千见状，热心地提议换个硬皮沙发，可以坐得舒服点，并说故乡诸暨有生产这种沙发的，可以托运过来。陈香梅高兴地说，沙发的颜色就选择中国红吧。

陈香梅始终眷恋祖国的进步和发展，她说中国真的强大了，被羞辱的历史已成为过去，但也要记住，世界上希望中国好的，只有华人，我们希望娘家好，因为我们身上流淌着中国人的热血。临别时，陈香梅再三嘱咐：中国人要团结，好好地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与陈香梅交往了整整26年，成为忘年交，从她的言行举止中我深深地感到：一个人的内心有多强大，人生就会有多坚挺。陈香梅说她还想再回祖国看看，我热切地期待着。



春酣图(国画) □吴逢春

## 拯救一条蚯蚓

□肖石磊

家住在上海浦东的外高桥，去浦西上班的时候，一般都是乘坐地铁。虽说小区门外就有直达浦西的公交车，但一路上的红绿灯就像田埂上突然冒出来的太阳花，不经意的这里一朵那里一朵，车子走走停停，走走停停，一点也不爽气。地铁6号线原本是直直地沿着张杨北路北上的，到了五洲大道突然向东一拐，沿着杨高北路朝外高桥的方向走了。这样的设计让我们的小区离地铁站远了许多。

远点就远点吧，再远也还是在高桥。小区介于港城路和外高桥北站之间，我习惯在外高桥北站乘车。其实，到港城路地铁站乘车要便捷许多，道路宽敞笔直，行人稀少，因是始发站，也必定会有座位。但去外高桥北站就不一样了，可以在古老的街巷中穿行，走麻石和青砖铺就的街路，看两旁古老的房子。倘若时间还早，还可以驻足于某栋老宅的阶沿下，等着主人早起开门的一瞬间，看一眼长满青苔的庭院和黑褐色的栏杆雕饰。有时候也会莫名地站在一个废弃的古井边徘徊良久，看井口上栽着的月季，想象着月季的根茎是否触碰到了那几枚锈迹斑斑的铜钱。

穿过老街，便进了学前路。学前路，一个带着中国明清特征的街名。街不长，也不甚宽，靠着北侧的人行道，有一溜窄窄的绿化带，种植着如韭菜般茂盛的野草。草丛中，偶有几株黄杨树和月季，低矮矮的，仿佛永远长不大。

早上的天气，风和日丽，一条小小的蚯蚓从泥土中钻出来，翻过水泥的砌护，滚落在人行道上。

上班赶地铁的人们从人行道上走过，匆忙的脚步叩击着长条形地砖，谁都看到了这条小小的蚯蚓，但谁都没有在意这条小小的蚯蚓。

我看到这条蚯蚓的时候，它正缓慢地在人行道上爬行。水泥路面干燥粗糙，不如泥土的湿滑，蚯蚓爬得很慢。这条小小的蚯蚓，为何从泥土中出来？是为了寻找母亲还是追寻那些远去的弟兄？也许它就是为了看一看泥土之外的世界。但它不应该离开泥土，蚯蚓离开泥土，就像鱼儿离开了水一样，等待它的结局就只有死亡。或许，这条不谙世事的蚯蚓并不知道，在钢筋水泥和沥青覆盖的城市，能找到一小片裸露在水泥之外的泥地几乎是一种奢望。它贸然从泥土中拱出来，来到它永远也走不到尽头的水泥路上，凭借它自身的能力，它也永远回不到它养它的泥土中去。

我看了一眼蚯蚓，便跨过去。我虽然

是从乡下来的，但我从小害怕蚯蚓，甚至对它的外表有一些厌恶。

中午的时候，我利用午休的时间回家拿一份遗忘在家的检测草稿。下了地铁，依然走的是学前路。

春未夏初的时节，中午的阳光艳丽如霞。路上行人不多，走在我前面的是一对年轻的夫妻，推着一辆婴儿车，一家三口，仿佛是散步归来。

忽然，他们站住了。那条蜷缩的蚯蚓，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经过一个上午的爬行和挣扎，蚯蚓浑身沾满沙子和灰尘。脱离了泥土，蚯蚓是无法从坚硬的水泥块中钻入的。其实，它没有爬多远，也就人的几步的距离。但干燥的沙土裹满了它的全身，它无法爬行，于是就蜷缩在人行道上，就像一个流落街头的弃儿。如果有一场及时的雷雨冲刷它的身子，湿润它前行的道路，或许，它能找到一处没有水泥覆盖的泥土生存下去。然而，晴日当空，偶尔飘过云彩，丝毫没有下雨的征兆。

男子蹲下身子，仔细观察着。他拔下一节草棍，捅了捅蚯蚓的身子，蚯蚓无力地扭动了一下，又一下。当他发现蚯蚓依然活着的时候，站在身后的妻子叹息道，好可怜，这小小的蚯蚓。男人没有说话，婴儿车上的儿子哇哇地叫唤着，或许，他是第一次看到蚯蚓，手舞足蹈地表达着他的兴奋，挂在胸前的小水壶便晃荡起来。男子看看儿子，伸手摘下一片树叶，小心翼翼地将蚯蚓铲到叶子上，碧绿的叶子就像一副担架，小小的蚯蚓就躺在叶子当中。男子将蚯蚓送到草丛中，手一抖，蚯蚓便躺在地上，泥土的气息立刻唤醒了它求生的本能，蚯蚓挣扎着想爬行，但浑身的尘土就像坚硬的外壳，阻碍了它的行动。男人沉思片刻，从婴儿的胸前摘下水壶，拧开盖子，一股清凉的水浇在蚯蚓的身上，也润湿了周围的土地。

蚯蚓活过来了。水，冲走了全身的灰尘，水，湿润了它的身子。它扭动着，灵巧地钻过那片树叶，越过那片湿土，向草丛深处爬去，那里，有松软而潮湿的泥土，那里，就是它的家。

看着蚯蚓消失在绿草丛中，男子站起身，爱怜地拍着儿子的脸蛋，冲着妻子微微一笑。女人默默地掏出纸巾，替男人擦着额头上的汗水。女人没说话，脸上洋溢着一种幸福，一种发自内心的幸福。

是的，女人是幸福的，一个善待生命的男人，一定是一个优秀的父亲和优秀的丈夫。



停在茂名南路上的阿斯顿马丁(油画)

□孟汇聪

## 好爸爸坏爸爸

□周云海

儿童眼里，爸爸，有好爸爸坏爸爸之分；成年的儿女眼里，爸爸，依然有好坏之别。面对耄耋之年、耳聋眼花、智力退化、行为思维怪异的老父亲，我常常觉得他不是个听话(听劝)的好爸爸。

父亲患有糖尿病，我们家人对他的饮食格外关注，尤其对水果、甜食类食品，更是严格控制摄入量。但父亲对儿女们关爱的“制约”，时常会有阳奉阴违的小伎俩。在家里不能满足口欲，父亲时常偷偷在家附近的饮食摊上买肉汤团、豆沙汤团吃，或是买烘山芋吃，被我母亲看见过几次。父亲还拒绝或是拖延去医院验血糖。有时验过了血糖，我们问他索要验血单看，他知道自己血糖指标很高，就和以前一样，没问题，不肯把验血单拿给我们看。

听力的退化，使父亲对声音的感觉迥

异于常人。在家里弄得乒乓声响的关门声，父亲自己不觉，我们也说他不得。如果有电话铃声响起，若只父亲一个人在家，他会拿起电话，对着听筒说：“家里没有人，你等一会再打过来噢。”当亲友们与我们说起父亲接的电话时，我们好笑又难过。父亲的听力几乎消失殆尽，丧失了打电话与人交谈的能力。

前不久，我的一个朋友偶然谈起他老丈人的事，让我甚是惊讶，也使我心愧疚。朋友的丈人年龄与我父亲相仿，也患有糖尿病，这老人家行为举止的怪异，比我父亲更胜一筹——经常等不及吃饭，就用手抓取饭桌上菜碗里的菜吃；家人怕他没有节制地乱吃东西，把零食收藏起来，他就让外孙告诉他零食放在哪里，不告诉他，这老人家就拿剪刀之类的铁器要撬柜子的锁。就是这样一个父亲，在朋友

的嘴里说起，却是很平和、轻谈，几乎没有埋怨。我朋友说：“人老了，智力退化了，老丈人不再是以前家里肩挑日月的爸爸了，现在的丈人就是一个需要循循引导和哄骗的老小孩。”与朋友一席谈，犹如拨开迷雾，我的心里霎然亮堂。

忽然想到，我父亲吃饭的菜，都是我们儿女夹在他独用的菜盘里，父亲基本上不自己去夹家人共吃的菜碗里的菜。因为他知道自己年老眼花、齿落涕流，吃饭时形象不是很干净。更可贵的，是父母与弟弟同住一处，三代同堂，全家只有父亲一个人是去家附近公共厕所的蹲厕排便的，除了下雨天或是急便情况外，基本不用家里的卫生间。他是怕自己弄脏了便桶。

我那暮年的老父亲，又何尝不是一个好爸爸！

### 征文启事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建党95周年的喜庆之年，浦东时报和唐镇文广服务中心即日起面向社会各界举办《在灿烂阳光下》“唐镇杯”散文征文活动。

征文要求弘扬时代精神，贴近百姓生活，积极向上，真情实感，字数不超过2000字。截稿日期：2016年9月30日。本报将在《东方明珠》版面陆续刊登部分

来稿。征文结束后将评出优秀奖10名，获奖作品与部分优秀来稿将汇编成册。

来稿请寄：浦东新区丁香路716号B楼《浦东时报》专刊部，邮编：200135。(信封上请注明“《在灿烂阳光下》散文征文”)

电子稿请寄：yaoqin@pdtimes.com.cn(邮件名请注明“《在灿烂阳光下》散文征文”)